

 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 · 中国道路丛书 · 学术

中国崛起的

世界意义

王绍光◎著

*The Global
Implications of
China's Rise*



中信出版集团

胡鞍钢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

中国从农业国转型为工业国、工业大国，迈向工业强国，在七十年间走了英国几百年的路程，这离不开国企对中国工业化的贡献。如何看待国企，这是长期以来有争议的话题。王绍光用数据说话，对中国国有企业在中國工业现代化中扮演的角色做了深入探讨。

韩毓海 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

王绍光是中国学派的重要代表人。中国学派以全球的视野，从中国角度研究人类世界的发展。王绍光始终在与西方主流学者对话，他研究的数据和文献大多引自西方著名学者，但得出的结论却不同于西方主流学者的观点。他的研究展现了中国学者看待问题的独特视角。

潘维 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主任

我们现在面临的不仅是微观经济学所讲的企业、市场和政府的正确关系问题。王绍光的研究给我们带来的震撼，首先是国家与国家的竞争，文明与文明的竞争，群体与群体的竞争。他在一个宏大的理论框架中，研究国家竞争力、国家能力和经济发展，以及与改革开放的内在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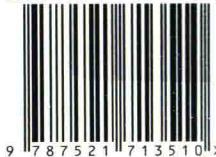
强世功 北京大学社科部副部长、北大法治研究中心主任

大学是探索真理的地方，而真理是用科学的方法展现出来的，科学研究强调论证的合理性。王绍光纵观世界各国历史，运用各国大量数据、案例、文献等，以问题为思考导向，以中国70年崛起和工业现代化的案例，挑战“改革开放万能论”的思维，提出改革开放成功的一个前提是有国家治理能力，给我们极大启示。



阅读新世界
扫码得好礼

ISBN 978-7-5217-1351-0



9 787521 713510 >

定价：58.00元

王绍光◎著

中国崛起的

世界意义

*The Global
Implications of
China's Rise*

中信出版集团 | 北京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崛起的世界意义 / 王绍光著. --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20.5

(中国道路)

ISBN 978-7-5217-1351-0

I. ①中… II. ①王… III. ①中国经济—经济发展—研究 ②社会发展—研究—中国 IV. ①F12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288674号

中国崛起的世界意义

著 者: 王绍光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 100029)

承印者: 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11.25 字 数: 242千字

版 次: 2020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20年5月第1次印刷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朝工商广字第8087号

书 号: ISBN 978-7-5217-1351-0

定 价: 58.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有印刷、装订问题, 本公司负责调换。

服务热线: 400-600-8099

投稿邮箱: author@citicpub.com

“中国道路”丛书学术委员会

学术委员会主任：孔 丹

委 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丁 耘	马 戎	王小强	王绍光	王海运	王维佳
王湘穗	方流芳	尹韵公	甘 阳	卢周来	史正富
冯 象	吕新雨	乔 良	向松祚	刘 仰	刘小枫
刘纪鹏	刘瑞生	玛 雅	苏 力	李 玲	李 彬
李希光	李若谷	杨凯生	杨松林	何 新	汪 晖
张 宇	张文木	张宇燕	张维为	陈 平	陈春声
武 力	罗 援	季 红	金一南	周和平	周建明
房 宁	赵汀阳	赵晓力	祝东力	贺雪峰	聂庆平
高 梁	黄 平	黄纪苏	曹 彤	曹和平	曹锦清
崔之元	梁 晓	彭光谦	韩毓海	程曼丽	温铁军
强世功	蒲 坚	熊 蕾	潘 维	霍学文	戴锦华

编 委 会

主 任：孔 丹

执行主任：季 红

“中国道路”丛书总序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60 多年以来，中国一直在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特别是在改革开放 30 多年的实践中，努力寻求既发挥市场活力，又充分发挥社会主义优势的发展道路。

改革开放推动了中国的崛起。怎样将中国的发展经验进行系统梳理，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理论体系，让世界理解中国的发展模式？怎样正确总结改革与转型中的经验和教训？怎样正确判断和应对当代世界的诸多问题和未来的挑战，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都是对中国理论界的重大挑战。

为此，我们关注并支持有关中国发展道路的学术中一些有价值的前瞻性研究，并邀集各领域的专家学者，深入研究中国发展与改革中的重大问题。我们将组织编辑和出版反映与中国道路研究有关的成果，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的系列丛书。

“中国道路”丛书的定位是：致力于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制度、模式的研究和理论创新，以此凝聚社会共识，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促进立足中国实践、通达历史与现实、具有全球视野的中国学派的形成；鼓励和支持跨学科的研究和交

流，加大对中国学者原创性理论的推动和传播。

“中国道路”丛书的宗旨是：坚持实事求是，践行中国道路，发展中国学派。

始终如一地坚持实事求是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总结中国经验、探讨中国模式，应注重从中国现实而不是从教条出发。正确认识中国的国情，正确认识中国的发展方向，都离不开实事求是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一切从实际出发，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通过实践推动认识的发展，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世纪奋斗历程中反复证明了的正确认识路线。违背它就会受挫失败，遵循它就能攻坚克难。毛泽东、邓小平是中国道路的探索者和中国学派的开创者，他们的理论创新始终立足于中国的实际，同时因应世界的变化。理论是行动的指南，他们从来不生搬硬套经典理论，而是在中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理论。我们要继承和发扬这种精神，摒弃无所作为的思想，拒绝照抄照搬的教条主义，只有实践才是真知的源头。“中国道路”丛书将更加注重理论的实践性品格，体现理论与实际紧密结合的鲜明特点。

坚定不移地践行中国道路，也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遇到了来自各方面的理论挑战，例如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彼此割裂和截然对立的评价；例如极力推行西方所谓“普世价值”和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等错误思潮。道路问题是大是大非问题，我们的改革目标和道路是高度一致的，因而，要始终坚持正确的改革方向。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

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在百年兴衰、大国博弈的历史背景下，中国从积贫积弱的状态中奋然崛起，成为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大国，成就斐然，道路独特。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一定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正路，这是我们唯一正确的选择。

推动社会科学各领域中国学派的建立，应该成为致力于中国道路探讨的有识之士的宏大追求。正确认识历史，正确认识现实，积极促进中国学者原创性理论的研究，那些对西方理论和价值观原教旨式的顶礼膜拜的学风，应当受到鄙夷。古今中外的所有优秀文明成果，我们都应该兼收并蓄，但绝不可泥古不化、泥洋不化，而要在中国道路的实践中融会贯通。以实践创新推动理论创新，以理论创新引导实践创新，从内容到形式，从理论架构到话语体系，一以贯之地奉行这种学术新风。我们相信，通过艰苦探索、努力创新得来的丰硕成果，将会在世界话语体系的竞争中造就立足本土的中国学派。

“中国道路”丛书具有跨学科及综合性强的特点，内容覆盖面较宽，开放性、系统性、包容性较强。其分为学术、智库、纪实专访、实务、译丛等类型，每种类型又涵盖不同类别，例如在学术类中就涵盖文学、历史学、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战略学、传播学等领域。

这是一项需要进行长期努力的理论基础建设工作，这又是一项极其艰巨的系统工程。基础理论建设严重滞后，学术界理论创新观念不足等现状是制约因素之一。然而，当下中国的舆论场，存在思想乱象、理论乱象、舆论乱象，流行着种种不利于社会主

义现代化事业和安定团结的错误思潮，迫切需要正面发声。

经过 60 多年的社会主义道路奠基和 30 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迫切需要形成中国本土的理论创新和中国话语体系创新，这是树立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在国际上争取话语权所必须面对的挑战。我们将与了解中国国情，认同中国改革开放发展道路，有担当精神的中国学派，共同推动这项富有战略意义的出版工程。

中信集团在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曾经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它不仅勇于承担大型国有企业经济责任和社会责任，同时也勇于承担政治责任。它不仅是改革开放的先行者，同时也是中国道路的践行者。中信将以历史担当的使命感，来持续推动中国道路出版工程。

2014 年 8 月，中信集团成立了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构建平台，凝聚力量，致力于推动中国改革发展问题的研究，并携手中信出版社共同进行“中国道路”丛书的顶层设计。

“中国道路”丛书的学术委员会和编辑委员会，由多学科多领域的专家组成。我们将进行长期的、系统性的工作，努力使“中国道路”丛书成为中国理论创新的孵化器，中国学派的探讨与交流平台，研究问题、建言献策的智库，传播思想、凝聚人心的讲坛。

孔丹
2015年10月25日

导 言

1949年9月2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十天，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这次大会的历史使命是筹备建立新中国。大会一致通过以下决议：（1）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都定于北平（1949年9月27日改名为北京）。（2）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纪年采用公元。（3）国歌未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4）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为五星红旗。会议还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会议选出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同时还选举了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及委员。在这次大会的开幕式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致开幕词，热烈庆贺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的胜利！庆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他庄重宣告：“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

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在这伟大的开国致辞结尾处，毛泽东讲了一段非常大气的话：“让那些内外反动派在我们面前发抖罢，让他们去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罢，中国人民的不屈不挠的努力必将稳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人民日报》1949年9月22日第1版）毛泽东说这话时，他心中是有气的，因为一直到1948年，不仅是美国，包括当时的苏联，都认为中国会统一在国民党政府之下，而不是共产党之下。那时候说中国不行的，不仅有仇视社会主义阵营的美国，就连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哥”苏联也有疑虑，所以才会有“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的说法。

荒唐的预测

事实上，自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就不断有人说中国“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不断有人在预测新中国何时垮掉、倒台、崩溃甚至解体。当时世界上很多人不相信中国已经走上了一条现代化康庄大道，连我们自己也估计今后的道路会是非常曲折、漫长的。当时外面那些人争论的，不是中国垮不垮台的问题，而是何时垮台，以什么样方式垮台，垮台会对周边大国的利益造成什么影响等问题。1991年，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解体了。从那之后，有关中国崩溃的预测更是不绝于耳。例如，1995年夏，美国《外交政策》刊登了政治学家杰克·戈德斯通的一篇长文，标题是《中国崩溃在即》，预测“最可能出现

的局面是辛亥革命的重演”。^①当然，这些东西今天回过头看显然不是科学的预测，反映的是一些人的阴暗心理，是他们的一种恶毒的期待。

20 世纪 50 年代到 70 年代的那些不绝于耳的预测就不用提了。进入 21 世纪后，那些乌鸦嘴预言家依然不厌其烦地重复着无数次被推翻的“预言”。2001 年 8 月，美国出版了一本书，书名很耸人听闻——《中国即将崩溃》（*The Coming Collapse of China*），作者是美籍华人章家敦（Gordon G. Chang）。这本书出版后马上就登上了《纽约时报》的畅销书排行榜，章家敦成了美国各地争相邀请的名人，美国国会还专门邀请他参加听证会。在英文表述中，“coming”表示马上就会到来。但他强调的“马上”是多久？几天？几个星期？几个月？一两年？章家敦没说。

这么不靠谱的预测，相信的人却不少。2002 年 3 月，这本书的繁体中文版在台湾出版，李登辉亲自为它写了推荐语，说“本书具体描写大陆实况，很值得推荐”。这位“台独分子”根本不了解大陆实况，他又怎么能知道章家敦这本书是在“具体描写大陆实况”呢？

更可笑的是，这本书在台湾的另一个版本把我的名字放在了封面上，说“连中国官方机构的学者王绍光、胡鞍钢、丁元竹都要对中国政府提出‘最严重的警告’”。不错，2002 年夏，我

^① Jack A. Goldstone, *The Coming Chinese Collapse*, *Foreign Policy*, No. 99 (Summer, 1995), pp. 35–53.

们三人的确在《战略与管理》杂志上发表过一篇文章，题为《最严重的警告：经济繁荣背后的社会不稳定》，但讨论的是中国当时面临的一些挑战，从未预测过中国政治体制会崩溃。

章家敦本来的预测是“即将”崩溃，即将应该是很快的意思，结果10年过去了中国没有崩溃。于是很多人说：“你预测的事情怎么到现在还没有到来呢？”2011年底，章家敦又写了一篇文章叫“The Coming Collapse of China: 2012 Edition”[《中国即将崩溃（2012年版）》]。他在文中承认，上次预测确实有点问题，但是这一次是铁板钉钉了。为了显得慎重，他装模作样地说：“我承认，上次预测中国共产党将于2011年崩溃没有兑现，但我的预测其实只有一年误差，到2012年，中国肯定会垮掉。”

2012年过去了，中国没有垮掉。章家敦还不死心，2015年9月，他又做了一个新版的预测：“2015: The Year China Goes Broke?”（2015年，中国崩溃之年？）这种人真是榆木疙瘩脑袋，顽固不化，死鸭子嘴硬。他此后没有再进行预测，不知道将来还会不会又做一个新的预测。

其实，何止一个章家敦。同样在2015年，研究中国问题的美国专家沈大伟（David Shambaugh）在《华尔街日报》发表了一篇引起广泛关注文章，题为“The Coming Chinese Crackup”（《中国崩塌即将到来》），声称“共产党在中国的统治已经开始进入残局（endgame）”。他后来辩解说，他不是这个意思。但标题那么醒目，文章那么言之凿凿，不是几句辩解就可以开脱掉的。

2017 年，从中国大陆出去的一对夫妻，写了一本书叫《中国溃而不崩》。男的叫程晓农，在国内时在体改部门工作过；女的叫何清涟，在国内时是记者。我一直读不懂这个书名，溃了怎么会不崩呢？他们似乎想说中国要崩溃，但又没有把握，为了显得不那么离谱，所以弄出这么一个溃而不崩的论调。

2018 年，美国著名杂志《国家利益》发表了一篇文章，煞有介事地问道：“Are We Ready if China Suddenly Collapsed?”（如果中国突然崩溃了，我们准备好了吗？）2018 年稍晚一点，美国《纽约时报》发表一篇很长的文章，标题是“The Land Failed to Fail”（《该垮不垮的国家》），意思是说，按道理中国必然失败，结果它却没有失败。这个标题透露出一种极度的失望。它表明西方对中国的认知，对中国社会制度的不认同，认为中国的这种体制、这种发展方式肯定不会成功，早晚要失败。可是等了 70 年，他们期待中的崩溃还没有到来，到现在他们仍不死心。

荒唐的理论

从 1949 年至今，不断有人说，中国的制度是不好的，中国的道路是行不通的，中国人一定会碰得头破血流。70 年过去了，现在回过头看，所有有关中国崩溃的预测都被证明是错误的。本书将以大量的数据证明，中国已经翻山越岭，走上了一条越来越宽广的大路。问题是，为什么那么多人在那么长的时间里，对中

国前途一直做出错误的预测，且面对不可辩驳的事实，还要一条道走到黑呢？这就涉及这类预测的理论基础。虽然有些做出错误预测的人未必清楚自己的理论基础是什么，但他们的头脑中恐怕都存在一些教条，他们以为只要有按照这些教条行事的体制，国家就会成功，否则国家必定失败。更具体地说，西方国家遵循的是这些教条，所以西方可以成功，他们认为西方已经成功；并且认为世界上只有西方国家走过的道路才是正确的，那也必将是各国走向成功的必经之路，而且成为一种范式，别无选择；其他的道路都不可能行得通，包括中国道路。但是，依据这些教条做出的预判一次次失败了，连续失败了70年，表明这些教条或此类预测的理论基础是完全错误的。

这里说的“教条”和“理论基础”其实就写在西方大量的教科书里，并日复一日在各种媒体上流传。这些理论层出不穷、五花八门。这方面的书实在多之又多。在此，我简单地列举一点，看看它们是怎么说的，然后对照一下它们的经验和所作所为，来考察中国的崛起之路到底有什么不同。

1963年，任教芝加哥大学的著名历史学者威廉·麦克尼尔出版的一本书，叫作《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史》，^①目的是与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唱反调。这本书一问世，便好评如潮，获得若干个图书奖。该书的重点是第三部分——西方统治的

① William Hardy McNeill, *The Rise of the West: A History of the Human Communi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3).

时代，公元 1500 年至今。作者提出，在 1500 年时，大西洋沿岸地区的欧洲人具有三项天赋特性。第一，根深蒂固的鲁莽好斗的性格；第二，善于运用复杂的军事技术，尤其在航海方面；第三，能抵抗长期以来在整个旧大陆广为传播的各种瘟疫。这些特性使他们能在约半个世纪内控制了全世界的海洋，并只用了一代人的时间就征服了美洲最发达的地区。20 多年后，作者自己承认，这本书实际上是“战后美国帝国心态的表现”，是“一种知识帝国主义”。^①

与这本书观点相似的是埃里克·琼斯 1981 年出版的《欧洲奇迹：欧亚史中的环境、经济和地缘政治》。^②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我们经常听说“日本奇迹”“东亚奇迹”“中国奇迹”，但在此之前，欧美早已有人大谈“欧洲奇迹”。光看这本书的书名，其主要观点已不言自明，用不着详细介绍了。后来有其他学者评论这本书时说，它充满了欧洲中心主义的色彩，甚至带有“文化种族主义”的色彩。^③

过去 20 多年，这类书也大行其道。1997 年，美国学者贾雷

① William Hardy McNeill, “The Rise of the West after Twenty-Five Years,”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Vol. 1, No. 1 (Spring 1990), pp. 1–21.

② Eric Jones, *The European Miracle: Environments, Economies and Geopolitics in the History of Europe and As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③ James Morris Blaut, “The Theory of Cultural Racism,” *Antipode: A Radical Journal of Geography*, Vol. 23, No. 4 (1992), pp. 289–299; James Morris Blaut, *The Colonizer’s Model of the World: Geographical Diffusionism and Eurocentric History* (New York, NY: The Guilford Press, 1993), p. 64.

德·戴蒙德出版了《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①一书，有中译本。作者承认欧洲人屠杀或征服其他民族的事实，但试图把焦点放在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是欧洲社会（在美洲和澳大利亚殖民的那些社会），而不是中国、印度或其他社会，在技术上领先，并在现代世界占据政治和经济的支配地位。他给出的答案是地理因素十分关键，因为欧洲在地理上的分割形成了几十个或几百个独立又相互竞争的小国和发明创造中心。如果某个国家没有去追求某种改革创新，另一个国家会去那样做，从而迫使邻国也这样做，否则就会被征服或在经济上处于落后地位。也就是说，欧洲国家天然具有更强的竞争能力，是生存的需要迫使它们不断进行竞争，不断创新和发展。而中国恰恰太大了，太统一了，缺乏竞争，难以发展。^②

戴蒙德的說法其實沒有多少新意。早在 1898 年出版的張之洞的《勸學篇》中，就有下面一段話：

歐洲之為國也多，群虎相伺，各思吞噬，非勢鈞力敵不能自存，故教養富強之政，步天測地、格物利民之技能，日出新法，互相仿效，爭勝爭長。且其壤地相接，自輪船、鐵路暢通以後，來往尤數，見聞尤廣，故百年以來煥然大變，

① Jared Mason Diamond, *Guns, Germs, and Steel: The Fates of Human Societies* (New York: W. W. Norton, 1997).

② Jared Diamond, "How to get rich," <https://www.edge.org/conversation/how-to-get-rich>.